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八

烏程　　　　菴姚舜牧次訂

皇極經世書

邵伯温雍之子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於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吕

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

蔡西山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為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引經引義別為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貫通然後有得若

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體而之用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用而之體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

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道由

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觀物内篇

彌伯溫解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

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

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

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故曰聖人與昊天爲一道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爲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

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求劒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

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知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栁下惠而學栁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狥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姦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君人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

則至於竊國弒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
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
遠矣周之東遷文王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
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
五霸借名之力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
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
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
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

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

士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

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謂禮雖廢而羊猶存安知後世不有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故晉文有尊王之名聖人亦取之也或曰好名之人矯僞不情愚獨不然矯僞爲善豈不賢於矯僞爲惡者乎爲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堯舜爲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稷契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孔顏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

堯舜稷契孔顔而已嗚呼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也
烏可一日闕於天下哉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
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
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鑑
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鑑之其後復爲秦所滅
秦又不鑑之其後復爲漢所滅恃强凌弱與虎豹何
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
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

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

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特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特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傅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

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濵非禪位之所嚴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遼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位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

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萃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嫌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符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

無心過何難之有所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

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刄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又況以刄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萬乘也求爲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兒爲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

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日旣沒矣月旣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爲光矣能爲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旣創業矣呂武旣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能爲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討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疏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

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豈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霸一變至於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

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婦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歟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閒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隨未能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

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

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觀物外篇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

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主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知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人心理具乎指掌矣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兎也得魚兎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兎則未見其得也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天地之大寄在夏人人之神則存乎心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剸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鄉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必能讀書者必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躊躇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令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

故無入不自得

得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轍迹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偏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
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
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産晏嬰之才相等埒管仲
用智數晩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
過不相掩
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寡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
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又次之楚莊强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紀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于天下且五霸固不及于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

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

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旧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矣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陰之下有動物

焉豈非能乎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爲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旣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簒也

有温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巳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

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組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爲至矣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 和可漓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漁樵問對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川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

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物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附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

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容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

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出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

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

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而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乎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

不能而能之妄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矣拜

謝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

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千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

其詩门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先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乎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

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宅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
求冬煖夏凉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
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
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
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
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
江湖性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
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
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

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虚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

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謝上蔡曰堯夫易數甚精明道曰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爾恁聰明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

其知康節者末矣○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

魏鶴山曰若御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咏歸邪寧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性理指歸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易學啓蒙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葢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葢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載不傳邵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家禮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

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又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

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姚舜牧曰細閱家禮一書朱子究觀古今典籍因典禮之不可變者加損益於其間其大本在於謹名分崇愛敬而其要又在畧浮文以敦本實士大夫家日用其何可闕唯是儀節不可不講而禮意尤其所先者後學誠知此禮意則儀節自然可通不則縻語以儀節後學將厭且棄而廢不復講矣

故愚於冠昏喪祭下但取先儒開說禮意之易曉者著于篇儀節槩不敢及蓋家禮儀節朱子自有成書學禮者與日更可講求也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陞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

呂汲公家祭儀曰古者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所以主祭祀而統族

人後世宗法既廢散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畧可舉行

冠禮

司馬温公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

後冠之亦可也

昏禮

司馬温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其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敖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而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因亦有指腹爲昏

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仕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又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

貶其舅姑旣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往往結
爲仇讎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
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爲昏
姻可也
程子曰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
不用樂也

喪禮

程子曰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
司馬温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

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然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

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産然後已者亦可哀已且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以下論葬）

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

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邪悖理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水所浸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

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之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益憫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葢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若也不能

歸葬弃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

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以下論碑銘

司馬温公曰古人有大勲德勒名鍾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千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且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

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于墓前人自知之耳

祭禮

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秋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

養
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顔順色甚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歳時享祀致其謹絜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

張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且義理不

至於其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宗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亦微矣

劉氏瑾曰古人死之後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之墓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寖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傭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隴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

貴在修潔蠲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時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

姚舜牧曰細閱家禮一書朱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之有家者至矣第內外男女之防似為有關敢取易家人一卦細釋其義以列于左

家人卦本風自火出文王只係利女貞三字謂風化之所自出竟要於此也乃周公於初爻即係閑有家三字閑从門从木門有攔木內外始有關防二爻隨係无攸遂在中饋之辭申利女貞之意然

大綱却在男子身上故三爻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固似太嚴然嘻嘻豈稱家節甚言婦則責在夫言子則責在父是不可不身任其責者然是始稱是家故四爻係富家以志順五爻係假家以志愛然又須誠實而威嚴可以常保得故上爻係有孚威如之辭象申反身之謂反身者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此非所以感假有家之本哉凡處家者備三復於此卦云○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不嚴不可以開家故愚謂處家者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必若君爲臣綱而後

可○又姆僕一節所繫於家庭者不小覽近思錄得程子一條論議所關極大敬附于左

程子曰姆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律呂新書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迨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

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及至宋初功成治定禮儀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黜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恍若真莽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

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聲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又曰蔡神與名發博學强記高爾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

之論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季通生十年即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撥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矣

黃氏瑞節曰蔡氏嗣發于元定孫沉於斯文可知也而盛世遠隱三世一轍

律呂本原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

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按黃鍾九寸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益以十分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

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

按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六十調中十二律也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於黍之縱橫古

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也

尋則會要云黃鍾爲萬事根本古尺有長短生於黃鍾之長量有多少生於黃鍾之容權衡所以權輕重生於黃鍾之重

太史公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班固謂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是古人制作之意

漢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聲舞八風臨八方被八方以人終天地之功

張橫渠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廖子晦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鳳鳴而生六律六呂之序然則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況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矩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與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